

一石


在敵佔區，敵人到處修碉堡，在洪上明去的這個地區，敵人的碉堡格外多。今天敵佔區的世界出現丁中國歷史上最奇異的一種狀態。那些凸現在地面上的碉堡和凹陷到地下的溝使人聯想到：如果敵人有那繁多的力量能够建造起更高更長的障壁來把敵佔區整個圍住蓋着，不讓一氣政治和軍事勢力來搖撼它，甚至不讓空氣透進到裏面去。——那饒它準會那樣幹。除去這種物質的網子以外，敵人 also 到處撒下人的網子。敵人在使用着一切最惡毒最兇狠的辦法，在這樣的地區活動，誰都不能否認所存在的困難，不能輕視敵人那髓骨髓裏發出來的兇狠。

但在這種嚴重的困難與兇狠的外貌底下，如果一旦那些人的網子不起敵人所以期望的作用，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以致那些碉堡和路溝都變成廢物，那麼豈不變成一種最可笑的事實嗎？在這

「我知道你們是八路軍，嚶，向那裏跑？」偽軍們在碉堡上高聲大聲的喊。就在這個碉堡旁邊的村子裡，他們歡下來，打火吃飯。

劃開掘三十餘丈寬的大溝的一些逃竄人。村東就只放了一個監視哨，洪上明來察看這個崗哨，就遇到敵人。他兩人以外，再沒有任何能立刻來援助他們的武裝力量，而且這時全部工作任務的完成，就靠他們兩人能否阻止住全部敵人。這不但是他們兩個人的安危問題。

後來才正式閉幕。
我看到洪上明同志，是在這次聯門



雁門關前

——山代摩道

四月間，在邊區的四鎮，山代摩三

敵佔區的人民需要洪上明同志！
一九四一、四、二十

的景色

暇區通訊

田雨

到他們的笑容。在春耕的季節裡，日

——舉軍比——上以前了，甚麼也不是搞幾個「梗的」花。

路過代縣二區，北大興村（距敵據區）一個帶路的老鄉，聽到我是從來的。一路便滔滔不絕的詢問邊區

425-17

——山代嶗游覽區通訊

來的。一路便滔滔不絕的詢問遊區人民的生活，讓我給詳盡的介紹之。他羨慕的嘆息着，等我再問到他們活的時候，他那愁苦的面額上，禁流下了哀傷的苦淚，他百無聊賴的苦說，但卻又被痛苦所窒息了。

的確，在黎明前的黑幕裡，日寇對區人民的掠奪已經是令人心驚髮指。一個八百戶的村莊，一年就花了塊「硬」的（合邊幣十三萬餘）服者就達到八萬三千七百餘個工，這一百多個「苦力」，和幾十頭毛驢，幫敵人搶收了。

春天，敵人在山代專提出了種九千煙的「增產」計劃，「藉以調濟民敵寇是每畝按二十八元抽捐的，要抽出五十萬「硬」的，那幾近五從人民身上抽下，的「硬」的是「調濟民生」麼？那只有讓窮困敗相，去打自己的耳光吧！

游擊區人民，切莫因憤而盲目寇。

新華書店北嶽支店緊要啓事

(一)本店爲使北嶽區的出版發行合理